





盡忠錄序

國朝

藏書

東卷第  
氏收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猶夏之初少陽陳公與布  
衣歐陽澈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者不  
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深仁厚  
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皆死賊慄  
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歿於姦相其本心豈欲至是其所  
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不曰遷都則曰割  
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小嫉之如仇以張魏  
公之賢亦嘗劾綱而左汪黃少陽以歿爭乞用綱決策征  
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固宜向其言獲用則綱



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虛中原不左社少陽歿李綱斥  
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已於戲古之以歿者逢干皆  
世臣與國同休戚少陽尚為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  
寸之忠不能自默至於歿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  
少年易其言斥以歿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  
大事力詆羣姦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  
持之嫌使姦人指以為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  
殊不知事有緩急漢文何如主其時何時誼不能改容納  
說乃于立譚之頃輒為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止在  
呼吸間揀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父母之讐不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共戴天出言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為忠也少陽  
陳氏東名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祕閣  
脩撰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  
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  
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  
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昔唐何蕃叱六館士不從朱泚  
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况少陽精忠大節若此  
今讀其書猶凜々生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  
傳亦何假於序而後人仰止先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  
可以不書于是乎序



正德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經筵官石淙楊一清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予獲見季滄葦所藏正德年初印盡忠錄尚無補錄二卷有滄葦手跋其夫人唐氏乃毘陵孝廉孔明父之女荆川四世孫也以是書見貽朱墨皆荆川筆細閱書中絕無批評但有圈抹不得其讀書之意既取荆川右編勘之圈者皆入右編勾抹者節去始知即其纂右編時脚本滄葦之言益信因以校竟漫識如右時嘉慶戊午大暑節炎敲甚烈盆中末麗盛作香揮汗書之身雲居士



此書為南昌欽文勤公知聖道齋臧本前有弁  
言朱墨書公手蹟也後轉入北平謝氏寶樹今  
歸吾邑劉吉甫農部家假鈔裝成用誌緣起  
於此道光七年丁亥孟夏十日諸城李璋煜  
書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總目

第一卷

事實

宋追贈祕閣修撰陳公遺像

自贊

行狀

宋史列傳

第二卷

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十三日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 第三卷

#### 詔勅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官陳東太學生正錄省勅 四月九日

辭還恩命書 四月十六日

知海州洪擬乞名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答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來書闕七月七日答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與陳公書 七月某日

答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

### 第四卷

####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 第五卷

#### 詔勅書劄



家書

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當在建炎年后其事當在于此

少宰吳敏尚書葉夢得上陳東死事建炎三年二月日

特贈陳東承事郎御旨二月六日

賜錢詔

四月日

學士滕康奏

五月四日

諭宰執

五月日

賜田勅

紹興四年一月一日

追贈陳東朝奉郎祕閣修撰誥十一月八日

官陳東弟處州錄事叅軍勅闕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官陳東壻潘好謙迪功郎麗水尉勅闕

官陳東子嗣宗知清流縣勅闕

贈陳東朝請郎詔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附

第六卷

挽詞

右丞許翰哀辭以下皆無年月

留相讀右丞哀辭

丞相李綱感痛詩

張待制哭少陽國士鄉先生詩



張光輝挽詞

王之埜讀諫草詩

陳主簿哭祕譔先生詩

徐春中哭祕譔先生詩

吳主簿題塔詞

何元泰挽詞

趙時璫詩

文靖公詩

劉宰贊

第七卷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題跋

劉宜孫跋帖

紹興三年

弟南跋家書後

紹興十二年

曾季狸讀許右丞哀辭跋

乾道九年

周益公跋陳歐遺事

嘉泰二年

李大有盡忠錄序

嘉定元年

楊邁跋奏議

樓瓘跋

胡司法跋

嘉定三年

樓尚書跋



泰州野人跋

孟忠厚跋遺帖

劉槩跋嘉定六年

李純跋嘉定

劉宰跋建炎第三書嘉定十年五年

潘彙征跋遺藁

王遂跋建炎第三書

樓申之跋紹定六年

李大同跋

羅察院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許元實跋

劉希仁跋遺藁端平元年

吳留守跋

衛倅跋

桂修撰跋嘉熙元年

徐制幹跋

陳宗跋遺藁嘉熙二年

章運使跋

伍制幹跋

滕嘉跋嘉熙四年



王提刑跋遺書 淳祐三年

孫應鳳跋 淳祐八年

汪濟之跋

印應雷跋第三書

許竊炎跋 寶祐六年

朱運使跋

江萬里跋逸傳

李提舉跋遺草 開慶元年

趙時寶跋

國朝史官胡儼跋祕撰誥詞 年月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第八卷

遺稿雜詠

都御史畢亭跋贈誥及臨終手書 成化十一年

祝允明跋建炎第三書草 正德五年

知府林魁墓表 正德八年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詩

律詩三十韻僅存二韻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絲酌別一章

與虞書舜卿二表弟李明游兼勝亭 有作三首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今尹奉議

光明王薄虞章

彥雋母輓章二首

穎川二絕

次韻士繇惜別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題吳公輔菴

茶

送友人喪二絕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徐氏哀辭代作

七夕西江月詞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荅論薦者二書  
 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  
 所撰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  
 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  
 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  
 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勅劄者序其年也后雜  
 詠于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用其舊  
 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



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為民之勸也太  
學孫思和為鄉人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  
草嘗刻于石可以觀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  
遇害歐陽有颺然集后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  
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正德乙亥后四月晦后學鄞  
陳沂魯南記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總目終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一

自贊 此贊當自有  
布衣像也

生本假借誰識其真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  
為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行狀

弟右修職郎處州錄事叅軍南撰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  
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  
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  
廷以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升太



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為親榮君柰何以是污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于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其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二行 第十八字下 落一言字

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為之竦立宣和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勸于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敵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台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金用李綱神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懼欲為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懼罷兵金人乘我不備恟恟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



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方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人乃為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搗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為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揉其膚髮公止之雖甚力眾怒譁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眾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眾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時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也於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過登聞鼓三字原闕據下文宋史列傳酌補

是用是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為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事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閑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為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京金人犯京城



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  
 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於南京  
 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  
 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  
 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  
 十月月字應是日字之譌而後後史傳核之是日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  
 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  
 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  
 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  
 善議欲遷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四行第七不字原書作以字

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遷  
 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可回欲乞  
 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  
 以微罪行人必不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  
 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  
 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  
 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黨朱御藥輩而孟庾  
 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即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  
 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  
 貴見殺而書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方應天



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  
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  
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  
備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  
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  
胡璠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  
以公死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  
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業道由鎮江叅知政事王綯為上  
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  
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忠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二十行第五嫌字原亦作謙字

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  
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  
云初王綯既言公忠死上即命賙其家官其子綯退而  
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  
二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晝寢夢白蛇自  
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  
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  
且喜知公之后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  
次適潘好嫌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



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  
公之配吳氏以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受  
所賜有服親恩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  
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  
吳氏視之如已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  
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婭皆  
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閭人之急雖質衣冠不靳  
也為文章不事華麗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數百篇  
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當宣和未  
群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值大雪與同舍生飲太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四行第二十山字原亦作山後選稿雜詠作  
上字

學初筮齋酒酣聯句為樂衆皆頽然不能落筆公獨為古  
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風飄飄灑中土雪花着地不肯  
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  
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山家  
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  
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  
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  
宋詩紀事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為律詩三十  
韻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  
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上六書今上皇帝臨

謝校



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為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覲坐堂上克家曰聞邇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答至覲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于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為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于縣之尚得鄉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為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



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共腹心者然亦忌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翕然願從而為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望之博士孫覲坐堂上克家曰聞邇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答至覲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于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未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為公亦不答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五行第九待字或待字之誤原中未檢出  
後改三二飲宗書中待字

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蔡氏

十二行李邦彥云云據上飲宗第一書中行李彥云云  
綱鑑名作李彥云云考彥与邦彥原是一人本傳下文  
則是李邦彥矣此處多一邦字

後于縣之尚得鄉村之原  
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

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為公立墓  
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做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



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后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覲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待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后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剛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



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閩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揚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后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后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



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  
名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日已乃  
授其從者曰我死爾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  
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  
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即乃與澈同斬於  
市四明李猷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  
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  
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闕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  
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  
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祕閣脩撰官其后二  
人賜田十頃

按詔與行狀皆錢五十萬以  
文計也此云五百以貫計也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一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二

奏議

登聞檢院上欽宗皇帝書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初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兇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

闕一又况方



此外侮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外侮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為陛下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兇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為陛下用於於是賢材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外侮何足患哉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勳之徒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然疑照 數疑敗謝校

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知洞照其衷姦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姦狀故此數人為京一斥不復再行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為相位至公傳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



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饜姦賊  
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為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  
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為表裏因京借助遂握  
兵權至為太師進封王爵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閣卒庖人  
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  
謀每一出師必數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回朝兵  
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常聞之邊人貫之用  
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為貫親隨厚  
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  
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劔柱辱國戚減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  
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  
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  
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姻以將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  
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我盜儒名高自標  
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已欲使天  
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  
有不幸而遭其點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  
至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  
應捷若影響黼為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



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于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意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者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嚇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 upper 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熾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捃撫它故無辜送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嘆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勗父子漁奪東西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勗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勗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寔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



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為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  
搔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  
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松—柏  
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  
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  
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  
于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  
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  
而后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  
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飭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扼腕此六賊者前后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  
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外侮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  
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  
臣竊謂太上罪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  
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于已斂怨于上前此罪狀未白天  
下不無歸怨于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  
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事王黼實  
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  
隙實費枝梧是使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  
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于外梁師成陰賊于內



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強隣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于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海宇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為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于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外患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立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



發錢數十萬往淮浙置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  
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  
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恃慢如此尚復可容  
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  
于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  
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朔方之兵正為此六賊者起  
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  
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于此也陛下赦  
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于  
受禪之初未聞其猶預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為悖逆太上初立  
陛下為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  
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  
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外侮彼雖  
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  
征之詔一出金人心破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未可  
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  
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為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  
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况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  
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



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藉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登聞檢院載上欽宗皇帝書

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嘗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朝遇從諫如流之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引太上迺運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往往動心京勔父子及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于遊宦東西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勔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喚是京子攸妻黨京即妻喚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前出討方寇市恩亦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為之備臣前日上書六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



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后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劬父子欲歸於淞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為患豈金人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辦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惡罪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逆運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尚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感臣竊謂朝廷方因圍



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后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又聞京師父子欲歸於淞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有數郭藥師矣其為患豈金人比哉此實宗廟社稷莫大之計不敢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藏於細微辨之不早噬臍之悔何及臣願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言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三十日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惡罪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帝南去恐逸運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彥已曾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勔父子釋而不問縱之

十行第丁四感字原本五校出未詳何義或忠感

審之地中外疑感臣竊謂朝廷方因圍



城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金人者况金人之兵皆由群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尚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汭路劫持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此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止行至泗州人詐傳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趨江浙其隨駕衛士盡為群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自橋墜淮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道傍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為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上皇今為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為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脩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



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勗有一鄉附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為備者一旦南渡即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外侮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謂此爾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得之縉紳之言曰師成為人真是憮佞自其容貌視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為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實招權怙勢侵我綱紀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已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燄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已格或一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持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寵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前充使臣之役即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爾



非特以左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  
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為  
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  
非泛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  
舉者聞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特赴廷  
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蒙眾即又轉令張補等將上其他權  
幸遂相効以貫利師成實啟之每遇賜第唱名之日師成  
必在上側臨 奏 有升降以害公道在廷之士往往  
解體國家 法為師成壞亂幾至掃地此事紳縉士  
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爾師成平日受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三行第九糜字原本作糜

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以聚不  
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贖立工徒以進市井游手  
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  
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而偷盜官錢不知紀極儻不察其  
所為而惑其足恭詐偽必以為真能廉靖者此謂以直濟  
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  
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夤緣為姦竊  
弄威福陰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  
耽嗜無厭不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  
彌縫無所不至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為其所惑



然師成與貫結為姻家京黼勳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尚存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群賊等輩倚為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太上之心胡可為得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槩見臣更請以此日所聞為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實為謀始此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行六白上或作或百

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為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揚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為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成倡為讖語以撼國本群賊和之更相夸尚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迄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其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為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伺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為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



即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湘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今日外患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為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巨臣偃然自若畧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金人之釁實自數賊啟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耶或尚使之出入禁闥而無所忌耶江湘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謙校本云應疑衍

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為無足采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禮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力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賚陛下親筆奏請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為此書而或見譙曰上方以北方為患子獨不能獻一謀策以為上計而乃汲汲於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外侮之患止於手足群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



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痾豈能為害今金人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彼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尚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眾同心同德和之至也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從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金人又何難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繫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為其亂幸陛下留神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薦瀆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



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  
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  
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  
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為邦彥等  
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  
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  
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  
而小挫亦豈足為辱况示怯示強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  
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  
豈誠為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  
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  
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  
之遂令京城之人闕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群臣勸陛下  
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  
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  
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  
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  
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  
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



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廟存亡特未可知若謂金人真欲講和則既和之后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金人之謀急我以兵緩我以和乍好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人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



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斯地控扼兩邊下控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契丹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何等主也不知割地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邦彥等能使金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既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敵國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下之急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並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為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



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嫻家必與群奸力排李綱以助李彥邦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翌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為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棧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



反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以  
敵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敵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  
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  
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  
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  
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  
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  
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  
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  
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  
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  
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  
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  
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  
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  
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  
种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  
有為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



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為未足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二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

詔勅書劄

少宰吳敏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二日

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已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殆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司諫陳公輔乞用陳東劄子

四月八日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



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切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臣有蔽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上

省勅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

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辭誥命上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臣于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



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切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顏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過之繼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為亂哉東非學問淹該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于朝必能為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四行第廿二字原多作上讀為海劉子中皆似  
作止

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默惟陛下察之取進上

省勅

靖康元年四月初九日奉

皇帝御批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勅賜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補太學正錄

辭誥命上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臣于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



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尚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姦臣蔡京等六賊又于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于二月初五日載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關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段闕一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相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名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溷濁縉紳躐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蔑之竊謂一旦官簿澄清真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日檢院上書已及其大畧矣方欲再有申陳欲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為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于學校科舉之外妄受官耶况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事干



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闈庶可即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日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于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外患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遭圍城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四方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威立則在官之臣必能悉心叶力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誰敢懷奸誤國如京等耶金人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盖于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恟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于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介觸忤



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芻蕘之言豈能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帝闈庶可即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日二月初五日臣等兩伏于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外患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即寶位遽遭圍城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四方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三行第十八首字原亦作止

叶力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

誰敢懷奸誤國如京等耶金人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于初四日早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恟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竊發竊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于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六賊者正在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介觸忤



權責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携開封府劄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又王宗濇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耳知有陛下耳曾何此之卹是日若非陛下親降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臣等皆即死于二人之手矣臣若覬覦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于斧鑕之間乎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眾以要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朝廷或聽時雍之說臣等死有餘罪兼宗濇時雍各嘗出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為意欲作亂一曰當行軍法二曰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栻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屬欲根治諸生皆置于法蓋聞喻其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陛下急賜止絕臣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濇時雍又日遣人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于其間二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陛下之待諸生正大爾也臣又嘗見尚書省榜示吳敏劄子申雪李彥之冤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義報國而乃為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夜憂懼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于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朝廷



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等當時伏闕與綱結託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嘆綱于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辯也然臣獨怪於今天諸臣往往皆陛下所倚信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拯溺然頃刻不宜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汲汲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國之緩急臣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勞國家助陛下大有為于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攘外侮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外侮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小大罔不盡弊正須振頹綱起廢事刮磨整齊之然後可奈何獨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追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



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為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傳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陛下當每有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陛下何若懷一蔡氏害國大計耶不過以謂吾致身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于此卯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當回首思之乎蔡氏所以恩我者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即負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朝廷寧若負蔡氏况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干天下國家雖父子不敢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致一言之救石碣亦不敢輒私其子厚也况朋黨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摘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



異志蓋嘗與蔡京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于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名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天下朝已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謂送者宋也欲為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頫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復道曲阿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為帝姬宗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姬族姬此其用意尤章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宮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令焚毀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澁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以為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為宰相卞為元樞弟兄專將相



之權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讎可畏當時無敢言者  
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僥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  
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警急適在陛下即位之初北  
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勗等盡挈  
家屬強挾上皇南去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  
懷蔡氏父子祖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  
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于  
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  
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群臣之  
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固知京人之勢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行 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之 統計集中請唐閱五上書亦集德  
目陳魯南記云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是請唐還建炎間凡八上書若請唐  
問六上書直共九書矣印據中集宗史列傳云還命書中云五上書至  
讀胡攀鱗劄言跋語中則云諫疏九封始唐所上六書之三見七也書有遺失  
抑字有錯謬焉

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  
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  
計每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日夕飲宴聲樂不絕比至謫  
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市城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  
廷為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  
之為人驕淫很傲在家則無禮于其親在朝則無禮于其  
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  
亂朝政燕山之役 闕



知海州洪擬乞召用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瞻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卓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趁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年遭變慷慨論事務引大數萬言明白切至其

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東陳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器今退伏窮巷菽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積蓄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術為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荅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緡助東路費并差兵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老倒屣踈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為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館閣下夤緣邂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少款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无非敢



當者東不肖無狀暗于自暎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于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于有位以僥倖進身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為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投來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三行字二下閱字原書作問

祝為國保重不宣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趙子崧書

子崧謹再拜致書于陳公先輩執事子崧去年在淮寧閣聞公抗章論事士大夫推重今年城中群奸誤國坐致傾覆二帝北狩六宮九族盡隨以遷稽首賊臣再三而不知恥既無扶危持顛之謀又無仗節死難之義疾首痛心何所逮返子崧適至輔郡蒙主上召至帥幕又付以東南道節制竭力赴難歃血為盟以屬于眾及城之日邦昌以書見告返正甚確子崧得旨赴行在所遂奉中興見士大夫日望左右召命以濟艱難昨日遞到指揮甚愜公論而子



崧偶被守臣義當勸駕切聞公有遜避之意此何時而避耶昔韓退之移李渤書言之盡矣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難况主聖臣直欲大有為之時幸無多辭亟赴仄席不勝至願謹布腹心不宣

荅趙子崧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跼伏曾未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讀書畧通大義不甚解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二行形字下落一与字  
二十行第九廉字原書作廉

也于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情世嫉邪之志出于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命書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官學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敵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為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于胸中有日矣于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閣一吐之覲禪新政之萬一狂妄之罪至于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大赦其不死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循墻走避辭章屢貢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未



奉祭養為世幸民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嚮國  
威大振強敵殄滅側耳捷音欲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  
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為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  
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金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  
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  
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  
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  
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  
光矣奈何二聖未有回鑿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  
血氣之屬孰不願捐糜頂踵為國復恥如東之愚何足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為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閣下布宣  
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之義不可得  
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効愚衷圖報萬一區區非毫楮可  
具旦夕俯伏階墀容面陳不宣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四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  
 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  
 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  
 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  
 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  
 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  
 輔相者也李剛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偽楚僭竊天下皇皇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三行第十七廉字原書作廉

忠錄卷四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  
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  
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  
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  
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  
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  
輔相者也李剛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偽楚僭竊天下皇皇



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于本貫鎮江府丹徒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尚書劄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于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于

東武李禮南鳳校鈔

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抑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洶洶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即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切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為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為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為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所謂千載一時之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于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胆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為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于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切聞道路之言曰綱所







坐正以薦舉張所傳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留不  
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  
不可罷頗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切謂君臣之間  
正當可否相濟期于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使為  
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為相亦既有日矣曾  
不聞有大設施乃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  
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  
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于陛下皆以宰相自  
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  
力故用為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為天下賀陛下  
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  
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  
臣切以為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生亦不可  
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况在今日正當持危  
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  
際豈當事形迹之嫌容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  
于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為心也  
綱若必去是不忠于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  
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為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



社為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為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將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傳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于有為敢任難事傳亮知兵有智畧而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况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中御也况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且暫張所傳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于陛下有私恩耳臣切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為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于閑逸之地保全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之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為左相汪伯彥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



社為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為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將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傳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于有為敢任難事傳亮知兵有智畧而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况閩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三行 空白原折  
十六行 第十五但字原折

作四字極出

作臣字

大臣

二行 第十一暫字原折 作督字  
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且暫張所傳亮前進仍多方應副

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于陛下有私恩耳臣切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為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于閑逸之地保全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之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為左相汪伯彥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



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為相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為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但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為相謂所亮可任為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朝諂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為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幸甚天下幸甚臣以草茅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名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于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即時祇受前件旨揮即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請假歸省祖母母氏



退伏閭里未幾迺聞金人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  
身在缺畝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  
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強敵殄滅夏四  
月迺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  
葉墮落金營逆孽藉勢僭竊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  
始聞之不以為信竊謂開闢以來寧有是事唯五代石晉  
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為契  
丹所滅我祖宗誕受天命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  
格于上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况今諸將之兵大會畿甸  
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于此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此誠不敢以為信也此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  
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  
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  
事異姓為偽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  
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  
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求田  
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  
意陛下仄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  
肖無狀敢矜奮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即位  
纔十日輒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切



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為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于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為者矣臣謹具畫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婦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况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切以為徒能憂思于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早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祈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彼之強二聖鑾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為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我今公者即是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為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于金人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剴折其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為陛下効死一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金人雖強豈



謂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為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于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為者矣臣謹具畫一奏聞惟陛下裁擇一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婦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况陛下孝弟之至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切以為徒能憂思于事無益陛下必欲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若欲早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祈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五行 第三四我今字原中作今我

我之怯益彼之強二聖鑾輿永無回日

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為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我今公者即是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切乃為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生還臣願陛下今于金人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剝折其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為陛下効死一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金人雖強豈



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一臣  
切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為急務伏惟陛下  
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征沙漠陛下以一身勇  
然獨立于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國家  
之恥迎奉二聖鑿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  
誠不可緩何以言之金人驟勝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  
謂我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  
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  
議者多謂今日之兵不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  
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剋抑軍威欲戰之兵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于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能舒其  
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  
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欲舒其憤興作其  
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  
死一戰奈何諸將率為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為國禦  
敵乃下今日殺敵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眾殺金人立功  
往往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剋竟無鬪志天下  
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  
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  
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



不遠慮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一臣  
切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為急務伏惟陛下  
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征沙漠陛下以一身勇  
然獨立于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思必欲報復國家  
之恥迎奉二聖鑿與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  
誠不可緩何以言之金人驟勝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  
謂我已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惰賈勇  
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陛下勿憚用兵  
議者多謂今日之兵不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  
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剋抑軍威欲戰之兵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廿行第 三何字原書作可

氣至于解體如欲用之在陛下能舒其

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卒皆不能戰憤  
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欲舒其憤興作其  
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  
死一戰奈何諸將率為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為國禦  
敵乃下今日殺敵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眾殺金人立功  
往往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剋竟無鬪志天下  
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  
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  
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



夫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為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疑不敢發端是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追其罪臣切怪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聞陛下向者為親王時當敵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愛手足不忍啟鑿惟時陛下奮然請行畧無難色聞嘗奏之淵聖皇帝曰為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諭朝廷亦為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嘆聖質英特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何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為大元帥當時陛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致身于國及為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執和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行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為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為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籠臣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為大臣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特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上不欺國禹湯罪已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



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夤緣幸免罪戾為安撫使如范訥為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兵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朝廷大臣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為不舒天下之氣何為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父兄之仇必欲一戰以復其恥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敵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更願陛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金一舉可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華夏天下共戴陛下為中興主陛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徇陛下二聖鑿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為怯懦之輩苟且其說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一臣在外方聞之道路其言皆謂朝廷大臣力請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



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淪陷瑯琊王者宗室疎辱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為元帝初非特立遷宅于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為人有劉石慕容攘奪僭偽宋齊梁陳終不得復晉之初東席未暇暖遠有王敦起而為亂元帝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蘇峻復起厯歸成康哀穆寢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者一無長策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基此非其所矧今二聖北狩未迴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即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為自安計臣切妄意勸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不為國家長久之策陛下于不孝不弟臣嘗聞之真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勢已迫近當時大臣有勸幸蜀者亦有勸幸江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真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真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効如臣



之未學智畧疎淺豈敢不揆自方前哲惟是陛下聰明英  
睿真可勉力以繼祖宗金之二帥亦捷攬耳何足道哉只  
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敵遂致大變陛下若首  
決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  
之人皆知陛下坐薪嘗胆不忘讐敵皆願捐軀一戰自効  
臣謂一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切願陛下尅意  
圖之勿為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遣使奉迎神主欲  
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江豈非朝廷欲南去然臣又  
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人再之決戰果然即是神  
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陛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  
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陛下奉若祖宗報怨讐敵何為不  
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  
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宗  
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  
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顧望陛  
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為他幸切恐都人必生怨心乃  
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  
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  
瞻宮闕難以為懷必欲他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



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為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畿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人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南眺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宜先圖固北京師然後徐為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江而南自江以北則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况方欲報怨金人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柏人為此計者何未之思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為真皇澶淵之役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裁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名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垂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為諸生嘗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為獻何也臣切以為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四方欲



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  
于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  
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  
以為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  
下而指揮四方何憚而不為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千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蒙恩  
追名已于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訖省  
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于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  
必害中興之業又于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  
邀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  
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  
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  
伯彥者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  
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于廟謨而  
臣之罪實難逃于國法儻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臣死實  
甘心或恐遭害于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  
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思之曷若盡言于



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乃在  
于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  
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  
以為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  
下而指揮四方何憚而不為哉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蒙恩  
追名已于今日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訖省  
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于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三行第一邀字

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  
必害中興之業又于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

邀字下為一邀字

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

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  
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相與汪  
伯彥者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  
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于廟謨而  
臣之罪實難逃于國法儻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臣死實  
甘心或恐遭害于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  
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欲見害臣再思之曷若盡言于



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于曖昧而歿也臣切以李綱之為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柰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為二人之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于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為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不下則敵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日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切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切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召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啟 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為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為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為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切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



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于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還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况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于天下也况聞

發錢塘擒太守殺漕

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

尚未殄滅江浙之間

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必先據此二州以為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汜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擄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復于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人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况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敵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



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于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還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况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于天下也况聞

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一行字十七八切至字与原本同本原顛倒為何點出

必先據此二州以為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汧汧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擄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復于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人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况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敵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



為中原之人其屬望于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為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金籍矣敵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切以為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為此行所以尚爾諛諛以畢其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遠決意早歸京師而已切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為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城師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為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于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鑿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敵氣而二聖鑿輿歸還有期臣切惟用兵之道真如火然趨而避之則燎原不已迎首疾擊則勢或撲



減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鑿與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漢壯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切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為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為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之情向背其綱之謂也臣切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加恩數以遣焉至于有罪為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撫實行詞迺者李綱蓋乞出也此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切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今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為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為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尚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切



謂陛下黃潜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也伏乞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即位十日首賜追名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第四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五

詔勅書劄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十四叔孀十八叔孀三十叔孀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煩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此故而死也新婦并二女東不暇顧卹盡教婆婆姆姆諸叔



謂陛下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也伏乞臣以一介疎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即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第四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五

詔勅書劄

九行堂白原本 作兒字校出

東百拜上獲婆婆姆姆十四叔孀十八叔孀三十叔孀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 煩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新婦并二女東不暇顧卹盡教婆婆姆姆諸叔



孀照顧處置新婦見懷妊或得一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  
死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  
所想諸叔孀更不在叮嚀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  
見姑姑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却死生天  
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  
僕携去且助二老兒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  
為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送與  
四六姐一看自餘不復言矣秋氣向冷伏祝善加保重不  
備建炎改元八月二十五日東百拜上覆婆婆姆姆諸叔  
孀座前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郎  
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

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  
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書  
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李猷贖屍記

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  
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于此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  
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叙問畢從容  
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太僕



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辯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名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太方蒼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方就卜于日者孫黥曰公所占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遂于此館哭之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名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知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



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辯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者其餘盡煩吾友也于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名來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太方蒼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士之常公名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

一行第... 中前作太方此又作大方亦詳

于日者孫黯曰公所占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暮乃知少陽已死于市猷愴然若無以自存

遂于此館哭之 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名其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知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



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  
于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于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  
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  
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  
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  
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尸去猷即使人  
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  
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  
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  
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在足趾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二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人肥瘠自不同耶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  
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  
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于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  
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  
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  
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  
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始  
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  
是日有應天府一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  
召來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



吏乃賫出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  
吏乃忽怒面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  
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  
朝廷召我來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成官輩來報矣  
令汝輩來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  
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  
委付羣僕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  
陽與歐陽澈各梟首于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  
于此輒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紹興  
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仲記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少宰吳敏等上陳東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  
見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

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得功則臣下勸  
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黃潛善于陛下即位南京  
之初奸懷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  
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  
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切攷前代  
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  
有不追贈官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



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為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旨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今所居州縣存恤其家

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其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論宰執

論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



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仍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竄之遠方以為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旨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今所居州縣存恤其家

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九行編宰執原字么作滿係目皆作諭似基諭字  
十行第一編字原字作諭字

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

東嘗奏封事出于忠義用事大臣私涉  
妹毅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

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其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論宰執

論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忠死可念二人



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下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寘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祕書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于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賜朝奉郎祕閣修撰誥

省勅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勅故贈承事郎陳東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敵其始將有意于為忠臣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可依前件奉勅如右劄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盡忠錄

卷五

七

愛吾鼎齋



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書門下朕建  
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寘于極典  
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并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  
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秘書閣修撰仍更與  
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于所居州軍撥賜官  
田一十頃

追賜朝奉郎秘書閣修撰省勅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秘書閣修撰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六行第九字掌字

勅故贈承事郎陳東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  
人與之至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  
嗚呼惟爾事字其始將有意于為忠臣繇朕不德使爾

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  
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  
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  
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  
意可依前件奉勅如右劄到奉行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侍中 闕

中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叅知政事庾

叅知政事與拔

權給事中敦復

中書舍人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掌官呂安道

右司員外郎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勅

誥贈朝奉郎秘閣修撰陳東弟奉勅右劄到奉行前段

主事姜文成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手書

員外郎兼權思温

令吏崔彥通

書令吏王澄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  
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滁州清流主  
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

叅知政事庾

叅知政事與拔

權給事中敦復

中書舍人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掌官呂安道

右司員外郎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弟南省勅

誥贈朝奉郎秘閣修撰陳東弟奉勅右劄到奉行前段

主事姜文成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員外郎兼權思溫

十七行第十卷奉字原本校作奏字 吏 崔彥通

吏 王澄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  
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直郎新差知滁州清流主  
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秘閣修撰  
東右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僕射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文

參知政事臣炎出使

參知政事臣克家

尚書闕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之奇等言謹

擬王植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聞謹奉

乾道七年四月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其臣等哀痛伏觀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感歎臣謂宰輔菲材誤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臣寮論汪黃劄子

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于鄙夫有患失之心此  
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極于朝廷有殺士之名此  
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下以四海為真祀之  
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履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沾  
危禍偶緣攀附同東國鈞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  
伯彥開關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  
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  
淫刑方善伯彥命之行實去位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  
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  
聲包容下直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使言非吝爵  
賞使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使言非吝爵  
之本心而忠義士扼腕共怒甘心于鬼有知猶恐延頸  
矣陸下尚軫淵哀痛自追悔使潛善鬼有知猶恐延頸  
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  
目仰親君親伏望聖慈特垂睿斷



右 僕 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 文

參 知 政 事 臣 炎 出 使

參 知 政 事 臣 克 家

尚 書 闕

權 侍 郎 兼 權 尚 書 臣 之 奇 等 言 謹

擬王植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 聞謹奉

乾道七年四月 日

臣寮論汪黃劄子

其臣等伏親道路之入聞之者為之感激臣謂宰輔菲材誤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六行第十鈎字疑是鈎字原本未檢出  
十四行第八哀字疑是哀字原本未檢出

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容誅然至極于鄙夫有患失之心此

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極于鄙夫有患失之心此

伯彥偶緣攀附巨東國鈎首膺注意之求專任仰成之寄

故當開關言路廣上聰明而潛善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

非惟用心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

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遠近聞之無不疑惑

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諤之

聲包容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言非陸下

賞使天下忠義士扼腕共怒甘心于潛善伯彥之日久

受戮而伯彥軀幹故在特垂審斷面  
目仰親君親伏望聖慈在特垂審斷面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第五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六

挽詞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  
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  
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  
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  
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  
為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  
久翌日上顧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泣言歐陽澈書



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綱李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視是時伯彥慙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翫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元帥心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柏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廷朝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家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拂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已故誅東因歐陽



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于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日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  
詞曰

紛袞繡兮迷國俾韋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夷兵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陸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違恤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曷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圍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兮誅鋤將鼓衆兮為奇乘新造兮惕愒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箱鍵兮挈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云聖斷兮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匿兮君蒙毀陰機杳兮莫窺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方興言扼腕微有傷吾祖



昔違卹緯計屢以直論干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  
乘呼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明既爭  
日月光直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後長者却識前輩奚  
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揚以浮言蓋私曲誅奸發德示後  
世右丞之文端可復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恩  
紉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及識公之孫春秋愛賢許之宥十  
世已往未為厚况今公議方大明叩天大叫君無後故人  
夢想規大賢景仰高行思執鞭典型方及見故物倏爾長  
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官爵未足酬君願行矣志意  
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着  
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  
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  
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 有芬一芥  
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匪 亟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  
已深難已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金沙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款帝閣無心干爵祿有意正乾坤遽墮儉人手何慚烈士魂茆茨豈潛德千古令名存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浚郊王之埜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未多故笏是甘棠

哭祕謨陳公鄉先生

陳才卿主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讐敵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辛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塵跡夜漫漫

哭祕謨陳公鄉先生

徐春中

永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千桐村源頭雪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嘆百年一奠勝臨棺擅表負強靖康歲蝨賊內訌殺天語銀袍一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髮愁殺倚門人

金沙張光輝

十九行第...未存原

款帝閣無心千爵祿有意正乾坤遽墮

魂茆茨豈潛德千古名存

伏讀諫議奏藁有作

浚郊王之埜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一行省悞字未詳原字未悉存悞或基悟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未

陳才卿主簿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讐敵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辛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塵跡夜漫漫

哭祕謨陳公鄉先生

徐春中

永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泉友逢千桐村源頭雪漫漫帶經堂前草班班終日哀吟復倍嘆百年一奠勝臨棺擅表負強靖康歲蝨賊內訌殺天語銀袍一



唱空天關書奏八九誰省悞盡言兮驗著龜之應履危兮  
薄雲天之義不以山高岱將壓而遽移其視鼎鑊可赴而  
如歸鯨波方再澄帝愍公血誠昇爵錫田土孰敢輕勸旌  
雖無一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直榮諸生叱罷  
不從此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亟辭燕其在于今孰  
稱賢

題塔詞

吳澄清 丹陽令

讀公遺稿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芽俱泯絕一  
庵草未愈明鮮縣庠屢拜先生像邑里相逢後嗣賢畢竟  
固知多必大待看接踵佐周宣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九秋霜藥石  
塵丹宸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士多有紫薇郎

浚郊趙時瓌 丹陽令

胡驥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議甘飢餓遂令  
九廟尊冒沒在棘枳帶甲百餘萬一嘯自披靡堂堂諫議  
公屹若頽波砥叩閣斥時宰不惜自一死此死不足道聞  
者自興起一木支大廈於時不可爾使早定大計何物  
摩壘可憐紹興間賻贈官其子我得觀其藁感慨寧已矣  
千載凜如生作者書于紙



文靖公

少陽一疏剪羣奸袖手歸來風月間誤國小人猶發縱叩  
閣諸子尚延闕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  
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酌孤山

少陽先生贊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閣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  
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六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

題跋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  
多不能自全茲何理也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  
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陷殺  
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  
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庶屢上屢抑而不哀  
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  
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



文靖公

少陽一疏剪羣奸袖手歸來風月間誤國小人猶發縱叩  
閣諸子尚延闕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  
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酌孤山

少陽先生贊

漫塘劉宰

十三行第七死字或出屍字之泚原不主校與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  
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減段太尉無恙時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六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

八行第十五庶字原

作事字

遺帖

晉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闕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  
多不能自全茲何理也蓋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  
蹈白刃遇事輒發赴死如歸無怪乎忠義之士往往陷殺  
身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  
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庶屢上屢抑而不哀  
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  
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儉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



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輩泯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焰時能贖其死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秋七月十有一日

政家書後

陳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敵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壻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可托不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



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狸

建炎初金人南下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諫議大夫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卹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註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專出肉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返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已之意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註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有待而後出也許公既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狸曰進之將以是鏡諸石子盍為我識之季狸矍然驚曰是詞之不忘殆天意乎安可使之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肉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為無助是亦李翰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季狸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乾道九年六月甲子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意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盡忠錄序

李大有丞相潤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夙興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四行第十...

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者奇悉從其朔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誥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鈹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澈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王意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盡忠錄序

李大有丞相潤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祕撰事云祕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夙興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四行第十聽字原亦

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為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聽字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

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

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於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者奇悉從其朔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誥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鈹木以廣其傳祕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



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謫必誤中興遂改極法次  
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  
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  
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能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  
馬伸論汪黃逐之兵氛方張不可守 或謂中途刺殺之  
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  
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黜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  
則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為之慨  
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有大將以是書  
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死者姑採撫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跋奏議

金華楊邁尚書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  
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  
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名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  
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  
非闕典歟迺取奏議于帖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  
卹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  
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譙國樓瓘



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謫必誤中興遂改極法次  
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  
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  
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能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  
馬伸論汪黃逐之兵氛方張不可守 或謂中途刺殺之  
則衛尉阮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  
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有大將以是書  
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祕撰所得其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三行第十三種  
原考名作魏似宜作魏  
七行第九于字原

作于字 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黜然被害人無知其寃者

死者姑採撫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跋奏議

金華楊邁 尚書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  
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  
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名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  
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  
非闕典歟迺取奏議于帖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  
卹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  
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譙國樓瓘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顧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視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儉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難率諸生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九行多  
九行多  
九行多

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儼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參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斑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顧側擾攘之初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言天下事與觀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其為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儉人虎視無不遠跡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蓋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建炎國步多難率諸生伏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闕指陳時政旌別忠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甘戮如飴又聞伯父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播之

六行跋語中又云陳疏九封字本歸德目記不合  
九行第三班字疑是班字原亦未校出

公儼美匹休矣攀鱗每恨生晚所得  
姿丰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

論奏未獲窺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遞及短卷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畧錢待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叅傳公行實且命攀鱗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一斑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



予諛聞刻書然先世同德比義今又獲同粉社事契稠篤  
豈容自默嘗觀孟子稱贊伯夷為萬世師有頑廉懦立之  
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磨昭乎日  
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有容也切謂孤竹君骨仙  
之後公其人與攀鱗才謏文斐不能自為臆說謹撫聖賢  
之言以識古訓遠伯玉恥獨為君子修撰流光不朽固矣  
伯玉豈無華衮之榮云

四明樓鑰吏部尚書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諸  
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  
無言責於已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闢賊子極  
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士之歎向非高  
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  
旌敢諫則朝廷自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  
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  
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引公之後旦正於賓位因  
得識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之忠信義氣可一閱而知矣  
嗚呼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為公愧云嘉定  
戊辰癸酉臍



秦州野人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嘆其後建成  
朔方之議公孫洪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殺士下  
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洪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  
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  
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  
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洪之居相位內深意思雖同時賢  
若董仲舒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况偃輩晚進  
用事才出洪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  
有好賢樂士之心而為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此帖乃漢書卷之八十一

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名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  
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洪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  
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  
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  
苟有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身之危為國之灾以天下言  
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初有意于中  
興故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  
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且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



秦州野人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悟主漢世宗起見晚之嘆其後建成  
朔方之議公孫洪欲沮罷而不能至偃以齊王事殺士下  
吏治無狀世宗欲勿誅而公孫洪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  
之隙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往視者  
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未嘗逮治則世宗無  
罪憂之心終可知矣且洪之居相位內深意思雖同時賢  
用事才出洪若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死地也則人主  
有好賢樂士之心而為害能之臣肆讒巧以擠之者世豈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二行劉渠原本  
十六行步第十少  
字下似脫一陽字  
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况偃輩晚進

鮮哉今觀少陽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  
父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洪輩讒嫉妬害者所能容  
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  
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流亞也異時嘉仲之名  
苟有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身之危為國之灾以天下言  
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故少陽之口初有意于中  
興故不啟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  
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且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



少陽之死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也吾亡無日矣

劉渠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之艱乃有如  
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  
高官美爵列狀都省甘為仇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  
憤不少挫意上書詆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又甚慘彼  
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宗皇帝感悟汪黃斥逐  
少陽贈官又官其子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者  
老伏誦感泣於戲湯之罪已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李嘉  
仲為公斂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末以備太史氏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禮卹其後  
昆以廣聖恩褒忠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  
癸酉臘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李統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  
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  
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已詔壬戌次杭州乙  
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迪功郎仍令  
有司常卹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  
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名為兵部侍郎自揚來



抗質兼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公嘗跋  
罪已詔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  
自文懲艾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  
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為卹所草高宗不以為  
諱以宸翰宣布所倡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蓋深  
悔維揚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  
嗚呼前一詔則修撰公未贈卹之後一詔則贈卹之翌  
日也罪已而勃興予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身以成仁于  
以見修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日朝議大夫敷文  
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統書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二行跋語中名諸席間上六書子行狀所撰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宜有副紹  
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揚茂良携年求之公孫  
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第三書公所  
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道勁使見者駭嘆豈少固  
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為家寶耶公之就逮  
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  
手札亦為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之孫甥潘氏然其  
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及遺書之亡而幸此藁之存  
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不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



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斡

跋遺藁

金困潘彙征

昔曾大父戶曹遊太學知名所交皆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尤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關遇曾大父極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閩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宣和以後事為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彙征曰名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彙征竊識之適尉句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嘆風節因思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外患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於炎荒子孫老子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終身士宜



以宜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群臣姜蕭翫散婢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于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焉者也輒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樓中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于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修撰孫枝不固窮于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可矣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盍行乎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形勝之地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鞬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臨川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閱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興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人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興犄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敵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十  
行  
錄  
卷  
七

澗蓋嘗以河南歸稅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

也第柄臣如汪黃庸闇無遠畧敵犯泗城已至近境猶

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驚

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

學生力疏其奸與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

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

年凡事闕天下之大計若儉壬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

言時聞六館書生叩閣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壬陰有

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盡言之效與故因覽

陳公遺藁而重有憾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東陽許元寶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閱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願與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紹興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人入寇所至莫支京城失

十八行第十七字

字原作賢字 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

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謂宜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敵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淵蓋嘗以河南歸稅 能守使六飛遽還汴京未可知

也第柄臣如汪黃 庸闇無遠畧敵犯泗城已至近境猶

之行第七與字原亦 校作輿

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亟鞭馬南驚

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為上極言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為太

學生力疏其奸與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

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幸多士今百餘

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儉壬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

言時聞六館書生叩閣上書大計猶賴以決而儉壬陰有

所忌茲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盡言之效與故因覽

陳公遺藁而重有憾焉端平改元二月五日



宛陵吳潛

古今獨唐裴相均能喜言事者自呂中公韓魏公司馬公  
猶難之若潛善伯彥殆孔寧儀行父輩爾其殺洩也固宜  
於戲金國而既亡矣而睢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抑悲風猶  
為諫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叛乎端平改元四月望

歷城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皇草茅憂國者  
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後世猶言之况諫議陳  
公耶觀敬遺藁直筆如生又重為之三歎端平後改元四  
月二十三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富川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  
雖出于臺臣實修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于當  
時有以為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藁重為之感慨嘉  
熙改元四月八日

鄂渚徐畋

讀諫議叩關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  
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為奸利時邪氣  
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  
為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



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金沙陳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媮阿與沒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為鬼為域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啗啜之傳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與咨嗟殿撰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謫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其所以奇殿撰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穰穰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桐鄉章瑛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愛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



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戊

金沙陳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婢阿與沒上下為得夫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謹直忤時者不指之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汪黃為鬼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啗啜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與咨嗟殿撰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謫耶吁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

六以第十二爻字原本作受字

六所以奇殿撰者而相交奇之使正論

味而前斯社稷之實利殿撰之所望也

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熙二載良月下澣

桐鄉章瑋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愛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



矣可以掩卷矣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鄮民伍震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鑿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大抵板蕩棟橈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人固有已已而不可已猖狂妄行以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關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黃即日鑿輿北還而宗公則以無我十策指麾王善揚再興揚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被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悉噴裂四去而金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哉

東陽滕嘉

還都汴梁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為邊面未可為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



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偽定一時而蜀之君子欲以不  
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略<sub>晉</sub>者侯正馬  
晉之君臣反首爰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感憂以重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圉喪君有  
君之說足以伐秦人之謀誠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其氣勁  
其志專敵人畏之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  
羣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  
哉示敵殆且弱矣獨所論大議凜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  
強形以號召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人既陷中原  
不取遽有之刈以授偽齊久而後取<sub>使</sub>中原善取之齊者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絕民心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金豈能有中原哉跨江涉  
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期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  
誦汴京不可期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  
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  
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  
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覽卷涕洟不知  
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為尚書郎上書申救  
義槩藉藉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  
云在館中嘗見此書藁而余家不傳文獻不足證也觀公  
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跋遺書

南容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畀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稟字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淚

孫應鳳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公咏雪之章也倘檢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謂之不少怒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為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槿朝菌終歸腐臭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瑩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伸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新安汪濟之



跋遺書

南容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從容不迫言詞不亂形之字畫道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僅有也予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喫飯乎許之又曰容我作家書乎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之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禍福畧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書否今復觀建炎第三奏橐字體與前書同而加小為之撫卷涕淚

孫應鳳

四行乾坤若蔽蒙卷八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公咏雪之章也倘檢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謂之不少怒

黃獨不死也夕棹朝菌終歸腐臭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瑩牢落松柏蕭疎孫枝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伸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嘆世事  
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前後名卿  
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  
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取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  
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斥權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  
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子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  
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修撰奏議聳聳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  
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淳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祐已酉仲春

三山許竊炎

此藁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書時使天聽  
頓回則輿櫬自隨之事寧非過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  
黃所能害者然藉令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櫓挾敵要君  
計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  
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瀟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  
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坐廟堂居閭闔則必誓死城



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在至中斷哉彼汪黃輩  
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賀嗚呼  
為君父死爾為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  
黃如譏夫屍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後有不憚者焉當  
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  
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  
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江萬里

萬里青灾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間涉偶從縣大夫潘君得  
其前修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憮然習俗方患在軟熊雷

東武李澧南氏校鈔

同魯進者之不可作夫使忠義鬱于人心而大作于前無  
復伏槽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勇正像此氣脉在下不在  
上也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後能伸此恨哉往事姑  
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如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  
又常若不續有能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午  
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盜讒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為  
之喟然此太息而已修撰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詆  
柄國大臣甘戮始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



臣奎筆綸言疊加獎錄引已自咎昭然布告於天下而無  
匿指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而我宋之中興時開慶  
改元正月下澣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  
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與櫬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  
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  
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之投之豺  
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於地  
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朝淪於異國嗚呼痛哉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寶書于  
南風堂

跋秘撰誥詞

胡儼 翰林學士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密故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  
息流涕深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詞有八年于茲一  
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實汪  
黃所為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  
必非遂過者可見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  
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  
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



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亨 右副都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數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能羣姦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迨今三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

命巡撫南圻考索郡志迺得先生傳誥并臨終手書一二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遂命礮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謫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觀此槁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按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艸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



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孫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日記

墓表

龍溪林魁

鎮江府知府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者宋委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令夷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以快讒愞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宋已墟矣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汲汲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恥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蒙荆棘衣冠之化不可以委草莽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外侮去而中國存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



宋陳少陽先生畫忠錄卷七

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興衰于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正隴謂陸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觀遺容暨就義始未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吊精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宋陳少陽先生畫忠錄卷七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畫忠錄卷八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撫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祀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閭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為先生興衰于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詢正隴謂陸榛蕪進遙胄出家狀獲觀遺容暨就義始未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吊精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

十卷乃空白原本作草字樣出

十九行第二十燔字裏款為此字或生燔字原本未校出

甲子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七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八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詩

飛廉強攬朔風起朔雪飄飄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撫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閭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鄴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



律詩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嶽遭埋沒 乾坤著蔽蒙 已成堆積勢 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繇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 許昌抱關天子特 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 瘦馬羸童古柳傍 黃葉翻翻慘離思 濁醪沃沃澆愁腸 欲知此別情懷惡 正是平生氣味長 公歸且作詩書我 伴去依鴻雁行 酒闌徑渡石橋子 回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季明游兼勝亭有作三首

危亭兼雅勝 勝境足奇觀 湖水涵天入 山雲帶雨燔 千松偃夜月 萬竹撼春寒 玉井汲甘冷 塵緣那得干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又

野曠湖山遠 林深松竹幽 舊題看壁立 前事逐萍浮 荏苒荒三徑 依稀度九秋 故人應念我 雅會莫遲留

又

三子皆吾弟 阿章才更豪 風流江左舊 句法杜陵高 雅志在五馬 壯心共六鰲 時哉偶未與 日且醉金劬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盃拔劍看 光芒高徹斗牛寒 要令世事從心淡 可謂人情徹鼻酸 經術豈應窮皓首 文章何用苦雕肝 吾徒行與功名會 莫作羈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依依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聞炷爐香聽夜雨快  
斟盃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吊古人殊不遭一陣  
曉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彥雋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慚詩婦孝母  
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嘆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唯有  
南垓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配潁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一鄉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蒙愛惠百口藉生涯享福踰中壽歸與勿怨嗟

潁川二絕

我家本出潁川姓幾世不曾歸潁川今我暫來忽暫去太  
邱風流誰與傳

我來潁川何所見青青古柏古城傍知是荀陳手親植令  
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士繇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遂身未老白  
眼青青頻舉觸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說令尹奉議光明主簿  
虞章

依依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  
閒炷爐香聽夜雨快斟盃酒讀離騷  
休驚時節云何速獨吊古人殊不遭  
一陣晚寒催畫角朝來爽氣碧山高

彥雋母挽章二首

夫人獨不偏內行無慚詩婦孝母  
嗟芳魂獨宗族空留舊事傳唯有

十六行第七鍾字通於韻或疑鍾原書去校出

南垓多少恨忍看松柏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來配賴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瑕一鄉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蒙愛惠百口藉生涯享福踰中壽歸與勿怨嗟

賴川二絕

我家本出賴川姓幾世不曾歸賴川  
今我暫來忽暫去太邱風流誰與傳  
我來賴川何所見青青古柏古城傍  
知是荀陳手親植令人不覺淚行行

九行第六觸字原亦去校出或疑傷字原惜別  
十四行第一安字原亦去校出

眼青青頻舉觸

次韻邵予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粲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地無人識喚作新來黑瘦箏

謾說朱絃太古清政無矇瞽在周庭高山流水本無事安安區區俚耳聽

與士繇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絕

早別金山恰曉鍾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口波聲遠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為離人好不為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庵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一徑縈迴屋數間我來聊欲寄清閒道人杖履知何處空鎖烟霞萬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絕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旆送君喪呂莊編戶傷心切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夏勢巍巍有意于門駟馬歸未乾壁土君先已賀燕翻隨吊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十年未遠皆流蕩地  
下相逢果有無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盡逐曉雲空愁損舞  
鸞歌鳳 牛女而今笑我七年獨卧西風西風還解過江  
東為報佳期入夢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天地育生公  
之鄉後三百年遐想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炎第三書草即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為恨今  
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編于陳魯南氏圖梓  
行以傳此蓋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  
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曜也正德乙  
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 育 謹記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補錄卷一

遺稿雜詠

和邵予可賣俸豆

休論斤鹵與膏腴豆藿連阡稻麥無世上紛紛寶魚目投  
人慎勿以明珠

謁王樂道之子聞方飯約客一絕

晚生恨不及前輩未訪諸郎觀典刑吐握風流何寂寞滿  
林風竹自秋聲

詠桃花菊一章

潘郎甘望塵陶令亟避俗曾中定何如清濁在一矚河陽



豔桃李彭澤鬱秋菊所好邈如許二子殊品目詩人易評  
量忍使混衡斛當使磨水鑑要遣鬚眉燭勿容脂粉姿濫  
入珪璋錄神仙真渺茫浪說武陵谷不如臨清潭飲水樂  
自足誰令春雨紅點污秋林綠寒根豈無知風霜怒應蓄  
令尹非安仁腰帶肯輕束脫巾漉酒漿黃花泛新馥

春日偶題

驅除睡思茶甌外收拾春光酒盞中萬種窮愁渾不問世  
間此樂幾人同

跋黃魯直買米帖

廣文絃歌飯不足要是古來賢達人山谷有錢能買米比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之魯公殊未貧

尹館作此覓酒名李順之飲

今日天色惡酒壺拾已空爾來進童子挈榼問主翁主翁  
如問客兀坐書堂中諸生功課畢鼓瑟歌醉翁乘興欲出  
門杖頭無青銅春衣典又盡搜索計已窮興酒不可遏不  
免作詩進 童空挈壺將納宅庫為我却致霍灰紅得酒  
須尋愛酒伴更煩與名隴西翁

送黃仲達歸温州仍寄諸友

長安市上喜相逢傾蓋恩情久要同幾載睽違勞遠夢一  
樽邂逅寫情衷家山柑橘 酣露江岸帆檣忽飽風歸去



借聲詢舊友項鬣方浪薛芹宮

項邦彛方正仲浪士薛公才多遇新除齊州教授

謝温州黃仲達送鄂州瓜齏

黃夫子從汶上來三束瓜齏送風土應知我亦困齏鹽肯  
食沽酒與市脯食肉者鄙無遠謀甲第紛紛何足數飯蔬  
飲水真樂哉千古風流想尼父

夜飲二絕

筍芽鵝炙殊可口明月清風不着錢坐對青州一從事共  
君今夜不須眠  
欣然有意引陶潛此意何妨俗士聯三百青銅亦希有速  
將趁取夜厭厭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秦刷子

誰研碧琅玕影撼半庭風月尚有歲寒心在留得數根華  
髮龍孫愛戲碧波濤喜動清風發到得浪花深處一甌  
香雪

西江月

風動一軒花竹琅玕青錦薰籠冷才自是宋牆東更識琴  
心挑弄暮雨乍收寒淺朝雲又起春濃冰肌玉骨信俱  
融不比巫山閑夢

驀山溪元夕

半生羈旅幾度經元夜長是競虛名把良宵等閑棄舍去



年元夜道得身閑依舊是客長安寂寞孤眠者 今年元  
夜也則非鄉社却有人約攜手燈前月下那知風前月下  
又參差成怨恨獨恹惶清淚潛然灑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補錄卷一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補錄卷二

題跋

讀許右丞哀辭

汪應辰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其言也詎其著易春秋論語訓  
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諫議哀辭指摘情偽究其本末詢  
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與玉山汪  
應辰書

跋奏藁

譚粹古

不理折檻以旌直臣似是也新室之胚胎已結張禹之罪  
九死莫贖劉蕡見黜人皆傷之不知唐祚之衰无可傷也



陳公奏藁舊嘗誦之矣是以布衣言天下事宣和靖康之書當世之所難言必扞格而不言建炎濉陽之書人所不敢言者而公言之言直足以博一死吁公為謀國為天下謀為社稷謀未始為身謀也公既殺身矣為國者當奈何此高宗痛于追卹之日公以極諫遭極刑凡公書中力詆之奸俱得保首領歿于牖下始終富貴之享子孫猶得以憑藉而取榮宦福善禍淫之報果安在哉人皆以靖康之變歸之天數謂陽九之厄在是主于人謀之不臧以抗言者未之有也公獨言之哀哉東楚布衣譚粹古淳父執筆收泣為其子孫燁書于奏藁之後紹定庚寅秋八月吉日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陳鼎

先伯父修撰于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臣而干斧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哀于君而伯父乃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仲乃能為贖首領斂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往守喪董班亦循屍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于忠義並傳不朽與姪鼎泣書

古鄖陳垣

垣曩為括蒼郡文學見公就逮時家書草于潘氏潘氏并



以公像為贈揭之坐右朝夕景仰蓋常挹忠靈于凝定之境來司右臬公孫燁携奏稿相示齊莊中正純粹精一發見于筆墨之間因思墳至愚不肖曩草奏篇必端居旬日然後為之蓋臣之事君非積誠不能感動也肅容三復所以益重有感云古郎陳墳書

任哀然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諫議陳公之忠肝義膽誠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况親見其遺稿乎嘉熙改元孟夏後四明任哀然拜手敬書

張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義與利之間而已君子純乎義小人純乎利其初萌乎心術者甚微而其終也天地之所以泰否人物之所以生殺國家之所以興亡皆于此乎決可不畏哉南軒先生申之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此于心術學者警之不小若鄉先生修撰陳公之事直無所為而為之者無所為而為之乎聖賢之心抗言犯難之死靡他公蓋安行之淳祐丙午八月中旬後學張介書

詹元鼎

舍生以取義殺生以成仁非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不能也



諫議以布衣叩闕抗言于羣奸吐焰萬喙皆瘖之時徑以一身試不測之禍淵拱觀遺稿凜凜然有生氣足以使亂臣賊子懼信所謂至大至剛之烈丈夫乎寶祐丙午楚節前四日秦望詹元鼎拜書

趙壘夫

僕初娶于王其祖<sup>則</sup>兵部尚書賓是也是時黃潛善汪伯彥當國而王則位獨座知平日二人之奸惡袖疏欲攻之不謂其謀已洩未及上殿間已傳宸命左遷兵書矣自此先正秘撰于是乎叩闕焉一而二二而三其詞愈切且直雖嬰不測之禍而直節忠名具載青史昔王公欲發而不得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者其在九原豈不少自慰哉厥後一傳有子曰普以訂正曲臺之禮事阜陵至蒙殊遇嘗有莫嫌此笏太彎薄三引宸疏拜玉皇之句是前之未遇乃所以為後之遇也大凡忠孝之報不在其身則在于孫王公驗矣又當于先正秘撰見之淳祐己酉仲春既望雪翁趙壘夫謹識

寶忠樂

大學號賢士關河嶽之靈何往不異負直節勁氣于六館者為尤著此文明開治而學校之有益于人之國也諫議陳公以太學生十叩闕疊疊言事切中時病竟殺身以成仁今存遺稿留賢相擯邪朋思故京黜淺議言之用不用



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于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為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後學竇忠樂書

趙崇鎮

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為之果故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于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金人犯汴金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金營間陳曲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駟渡河厲聲罵敵繼之曰寧為南鬼不作北臣自沈于黃河敵服其義瘞之河于詳見國史太史贊之曰捐軀抗敵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逐瘕狗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于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敵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藁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人心公是非天下大利害身雖死而聞者猶興起于百二十餘年之後也昔籍談舉典不識其祖今諫議公家有賢子孫寶惜遺文如遺體又能口誦無脫示人無吝色吾輩亦樂為之書而無虛其請者淳祐己酉二月望後三日後學竇忠樂書

趙崇鎮

殺生成仁舍生取義自古忠臣義士見之明為之果故視死如歸患有不辟因觀諫議陳公之死事有感于高祖安康郡王之死節宣靖間小人誤國金人犯汴金欲親王出質皆憚行王毅然詣金營間陳曲直辭氣勁正粘罕憚之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命酒三行而遣之回及從駟渡河厲聲罵敵繼之曰寧為

三行多下九攻字原本

出未詳何義

沈于黃河敵服其義瘞之河于詳見國

史大史贊之曰捐軀抗敵宗老孤忠一人而已攻媿潔齋

西山諸先生皆有紀錄噫當時失節之臣如逐奕狗偷生之念猶嗜腐鼠又安知所惡有甚于死哉安康王之忠以折強敵而死諫議公之忠以折權奸而死所以得其死者無以異也彼臨難苟免者則已與草木同腐豈若死事死節載之青史而與日月爭光今諫議百餘年之藁已踰數世之傳六丁雷電尚未取將得非造物報忠在其子孫淳祐己酉仲春閏晦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抵  
 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輿載  
 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  
 自閏改表歸寓里公世孫示余伏闕書藁肅容拜觀使人  
 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遏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職卧疾遂  
 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沂江而上  
 遭風者數四深為遺稿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餘年劾  
 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  
 其所之意此稿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至灘磧間不然則為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  
 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  
 人乎敬為之書于卷後歸璧云

高世奇

世奇之生為太平民自齠髻時竊聞祖父詔靖康之事毛  
 髮為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  
 義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  
 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流涕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  
 有重于泰山者千載之下于陳公見之矣冥鴻于世高世  
 奇書



李憲

建炎國步危蹙諫議陳公以草茅詣行在極口直諫歷抵  
 當國其乃心王室挽回忠義一脈炎祚中興此其權輿載  
 在國史著在人心千載猶一日也余何敢贅言淳祐庚戌  
 自閩改表歸寓里公世孫示余伏闕書藁肅容拜觀使人  
 忠義之氣勃勃不可逼欲著數語尾諸先達後職卧疾遂  
 藏之篋笥間已而疾愈改畀江右憲辭不獲請沂江而上  
 遭風者數四深為遺稿憂越三年易帥東廣又餘年劾  
 歸道中風雨大作湍流暴漲牽挽而上忽纜斷無容力聽  
 其所之意此稿不復歸陳氏子孫矣少焉風轉若有物推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三行第十一壁字原書作壁疑非壁

至灘磧間不然則為烏有矣歸見索何辭以對始信忠義  
 手澤鬼神亦相之何潛善伯彥之徒當時不見容也天乎  
 後歸璧云

高世奇

世奇之生為太平民自韶齡時竊聞祖父詔靖康之事毛  
 髮為之寒凜既不識公風采又不拜公祠下豈非有負忠  
 義之氣聞風而喜不然何其景慕如此讀至拂袖趨府神  
 色自若口呿目瞪不知流涕之無從也哀哉古人所謂死  
 有重于泰山者千載之下于陳公見之矣冥鴻于世高世  
 奇書



趙與言

伏讀諫議陳公奏稿愛君憂國之謔言言剴切雖鼎鑊在前而且不懼吁忠義哉寶祐戊午穀雨後二日苔溪趙與言拜書

趙孟迥

忠簡胡公斬檜一疏敵求之千金知中國有人當時是蓋殿撰陳公既死之後也奸臣誤國寘公死地自謂可以箱忠義之口矣豈不知人心天理有不可泯滅者自公發之忠簡公繼之而六飛南渡以來世享忠義之福孟迥生平忠簡公之鄉獲觀忠簡公真跡多矣獨以未觀公之手澤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為恨迺今筮仕公里祇拜公像而公之四世孫燁以公之建炎第三奏稿示予愀然曰此公所以死也嗚呼公雖死于東市忠簡公亦死于南荒而貫日精忠至今凜凜死猶不死也彼汪黃秦者獨不死也耶感嘆之餘竟書其後寶祐戊午穀雨後三日廬陵趙孟迥書

朱承祖

魏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今觀殿撰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闕斥權奸至于殺身殉國願為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比干後有殿撰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鑒于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京口後學朱承祖拜



手謹跋

鑒藏書籍



東武李禮南氏校鈔





